

## 北国一片苍茫

芦花的眼泪同窗外的雪花一样，纷纷扬扬。九点了，她才从慵懒的星期天的晨光中醒来。淡蓝色的窗帘不像往日那样，透着活泼热烈的亮点。芦花觉得眼前雾蒙蒙的，她马上有了一种感觉，这感觉促使她立刻翻身下床，几步奔到窗前，撩起窗帘——下雪了，果然。校园白了。那一株株独立不羁的小杨树，昨日还有飘曳在枝头的几片零星枯叶，对着深蓝色的天空默默低吟，而一夜间就不知被雪花弹拨到哪去了，断送了簌簌秋声。它们的每一根枝条每一段桠杈，都裹上了丰莹的雪絮，绒线团一般。远远一望，犹如一群美丽纯洁的小天使，唱着圣诞的歌子，飞临人间了。

天地如此和谐。芦花被眼前动荡纷扬而又宁静恬淡的雪花所渲染的氛围感动了。她觉得一颗沉重的心正在自己的身体里被爽意的雪花轻轻托起，悠游到一种清新明丽的境界中。接着，她的眼泪就晶莹剔透，楚楚动人地扑咯扑嗒地往下落了。雪越下越大。她穿上鹅黄色的套头羊毛衫，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俯身对着写字台上镂花褐色框架的圆镜子，点着自己的鼻子：你是个傻瓜是个小可怜儿小林黛玉。末了，把两弯淡淡的笑容装进浅浅的酒涡中，她觉得自己满足了。于是，拉开抽屉，取出日记本，嚓嚓地写起来：昨夜梦中又见爸爸。他似乎改了嗜好，不再酗酒，样子慈祥多了。他住在一片古老而又遥远的大漠中，一个没有人烟没有鸟语的世界。他倒在地上。四面荆棘丛生，而且无限延伸，像张巨大的网，把他罩在里面了。我见他在里面痛苦地挣扎，他伸出那双棕红色的大手，一直把它们举过头顶。这双手忽然愈变愈大，手指也愈变愈长，像两棵参天的红松，舒展着道劲的枝干，遥遥地默对蓝天。他那双手太可怕了。他想抓住什么？是抓蓝天上的白云，还是抓蓝天？白云是虚幻的，蓝天则是虚伪的，因为它总是假借太阳才能呈现出单纯、明亮。爸爸，你不必抓它们。醒来，下雪了。这是今冬第一场雪。我哭了。是梦的情绪的继续，还是心灵的发现，郁闷的宣泄，抑或一种天性使然？我心亦茫然。唔唔，你能告诉我吗？

她插上笔帽，把笔塞到笔筒里。她的笔筒满满当档的，她自己也奇怪哪来这么多笔。于是，她一支支地把它们抽出来，一忽儿的工夫就淘汰了五支。笔筒宽松多了，她的心也宽松多了。宽松得她仿佛闻到了雪的醇香和唔唔身上那股令她神志恍惚、温润迷乱的气息。娘永远都是老样子。她的脸是迟暮的黄昏。她的额头有两条深深的褐色疤痕，好像那上面终年滑行着雪橇。唔唔曾多次攀援在她的身上用粉红色的滑润的舌头去舔那疤痕里的风尘。唔唔的眼里浸着泪，而娘眼里却永远是雾，雾后面的眼睛，永远都不见光彩。而唔唔和

天上的星星，却永远都有爱动的眼睛。 她七岁，是娘告诉她的。有次爸在大雪纷飞的时刻，挑一副担子，下山了。她 和娘天天拾柴。那时，她第一次感觉到，人比小鸟的嗓子要好，娘唱的歌儿她听了 会哭会笑。一朵花来开崖畔嘞， 一条路来通四方哟。 花谢落尽深谷里嘞， 四处无路走天涯哟。

她脸上的黄昏越来越浓。极目四方，树静风静雪也静。她哭得抽抽咽咽的，娘 叹口气，拉着她朝家走。她没有听够那歌，直至今天。

爸挑回了一担东西。花的布、红的头绳，这是给她的。还有一挂小花炮。她知道，要过年了。娘告诉她，她七岁了。她不懂七岁是什么，问娘，娘答：“是长大了。”长大了是什么样儿？她想象不出。辫儿长了，娘给她盘在头上，像只小黑蝴蝶。爸满脸的小坑，像片洼地，她想象着用小米粒把它们填平。那样，爸的脸就不会这般丑陋难看。芦花习惯了安静和逃避，从她记事时起，爸和娘说起话来就总是 别别扭扭的。娘顺从地流泪，后来泪也没了。她不愿意看见娘受爸的气。所以，只要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惴惴地逃开。“嗯，山外闹事呢。”爸说。芦花刚要离开，听了这话，忍不住停了脚，听着。

“闹什么事呢？”娘轻声地问。 “抓人游街，厉害着呢。满大街都是小青年，男男女女的，要造反了。” “唉，世道要变了。”娘叹口气。 空气凝滞，芦花的心也凝滞了。她多想知道山外的事啊。娘说，她再长几岁，就送她出山。娘还说，山外的人都很野，很坏，怕她受气。她出过山，那是爸告诉她的。她两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烧得肉皮直烫手，爸送她出山，医好了。可惜她不记事。 山外是什么样呢？爸和娘见她愣着偷听，都不吱声了。 爸问：“芦花，你在听啥？” “听风叫。风刮得那么厉害，唔唔会冻出鼻涕吗？”她的眼泪直打转，她努力 噙着。 “唔唔？”爸的麻坑脸一皱，像个糠菜团子一样。

“那条狗。”娘赶紧应道，“芦花早就叫它‘唔唔’了。” “唔唔，唔唔是个什么呢？”爸的两道眉拧在一起，像条青蛇一样的弯着。芦花吓得打着哆嗦，小心翼翼地说：“唔唔，是能干活的意思。”

“哼，倒鬼道。”爸恼怒地一笑，不再追问。 哦，唔唔！芦花奔向户外，风雪马上迷住了她的眼睛，她揉着，揉哭了。 校园的一片洁自上，不知何时点上几个红点。五个女孩子正在堆雪人。雪人堆得又高又胖，敦厚而又明艳。其中有一个女孩子不满意雪人的鼻子，用纤纤素手去 整容，结果又不对了另一个女孩的心思，于是，她们就嬉笑着扭打在一起。其他三个女孩子也不甘寂寞，纷纷参战。转眼间，雪人就崩溃了。她们笑倒在雪地上，开成五朵梅花，灿灿生辉。而天空，仍然无语悠扬地洒着雪花，敛声屏气地得意地吻着她们的睫毛、鼻子、嘴巴和急剧起伏的胸脯。芦花看到写字台上的电子台表正显示着11：32。她穿上杏黄色的

羽绒服，戴上白色的绒线帽、白色的围巾和白色的棉线手套，锁上房门，匆匆地穿过昏暗幽深的走廊，走到校园。好舒畅好精神。浩渺而灵性的宇宙垂着巨大的由雪花勾勒而成的屏风，轻纱一般潇潇洒洒地飘扬。而雪花轻轻磨擦时发出的柔婉的声音，又充盈在这屏风的每一间空隙里，让人想到传说中的能歌善舞的仙女。芦花缓缓地举着步，好像不忍心踏乱这丰厚丰实的洁白似的。那五个堆雪的女孩子觑见了她，一呼而应地纷纷立起，互相吆喝着嗔怪着继续堆起雪人。芦花递给她们一个笑，一直朝校园外走去。走过居民区，走过草甸，走到山下。仿佛又是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刻。她坐在矮矮趴趴的小屋子里，怀里跳跃着许多难耐的寂寞和由寂寞而生出的苦苦憧憬。一根绳子，黄麻搓成的，可结实呢。听说这绳是娘的，现在用来捆柴。芦花把绳揽在胸前，坐在地火龙前打结。爸上山撵孢子去了，娘蹲在灶前用小灰鞣熊皮。前天，爸打死了一头大黑熊。娘说，能值很多钱。她不知道钱是什么。她打了一个结，比一比长短，不满意，又解开重打。终于，反复几次，她在绳上打了两个结。绳子被分成了三段。“这是上午。”她比划着上段，自言自语地说。“下午在这。”她又神了神两个结中间的一段绳子。“这个长长的，是晚上。”说完，她叹口气，支着下巴想什么。“芦花，好好的绳子系上了疙瘩做啥？”“我分日头呢。”她看着娘，低档地说。娘把熊皮铺到地火龙上，也叹了口气。

天天晚上炕都烫手。爸点着熊油灯喝酒，让她快上炕睡。她乖乖地脱光衣服，扯着被躺下。爸一喝上酒，脸上的肌肉就松弛了，那小麻坑似乎也小了许多。跟娘说起话来，口气也温和多了，温和得就像春风舔抚着残雪消融的土地。娘挨到她身边，轻轻地拍她。她眯着眼，可并未曾睡着。她感觉到熊油灯昏黄的火苗在颤颤耸动。爸身上的那股酒气像一把银针，扎得她难受。不一会儿，爸喝完了酒，“嗯嗯啊啊”地清理着鼻子和嗓子，出外解手回来，吹了熊油灯，摸摸索索地上炕了。窗子在夜晚时放着棉帘子，屋里死一般的黑，什么也看不见。芦花害怕极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黑苍蝇，又小又丑，可却没人管她。爸把娘扯过去了，她听到爸嘴里呃呃地叫着，娘则迟缓地应着，她感觉出爸和娘这一时刻是融为一体的。她希望他们永远这样，尽管她内心还不免恐惧。噼啪噜噜噜噜，爆竹响了。门房里煮肉的香气被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取代了。屋里多了一盏熊油灯，两团火苗烧得生气勃勃。她穿上新衣，扎上红头绳，看着爸和娘往松木桌上端年夜饭。她走出屋。寒风像小叫驴一样，一声比一声急，无边无际的茫茫林海回响着这尖厉刺耳的叫声。天上少了月亮，只有几颗孱弱的小星，在黑沉沉的天幕上打摆子。姆唔倚在她身边，安静地，若有所寻地，同她一样望天。她望不见一条出山的路，爸每次下山，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每次回来，又都是悄悄的。她曾爬到家后面那个很高的山头上，希望找到一条路。然而，山那面仍然是山，山的那面也仍然是山。她内心绝望得要命，孤独得要命，虽然她那时仅只七岁。她跪在山顶上，哭得脸色同雪一样白。她已习惯了冒出一滴泪，就默哪抹掉一滴泪。最后，是爸把她抱回去的。爸没有接她，但那脸却狰狞极了。她再也不敢寻找出山

的路。 “芦花，你在望啥？进屋吃年夜饭了。”娘过来喊她。她感觉到娘的手烫在她 冰凉的脸蛋上，她的心抽搐了一下。 “娘，为什么要冬天过年呢？” “冬天清闲、干净。” “冬天冷！”她反驳着娘，蹲下身子，紧紧地搂着嘤唔的脖子，嘶嘶地磕牙。

“娘在家过年，是不冷的。” “娘的家在哪？” “娘没有家。芦花，快进屋，给你爸磕头拜年。” 她被娘扯进屋里。爸已经等急了，浑身上下都在不安地骚动。娘把几块狍子肉 分给嘤唔，让它到墙角去消受。芦花给爸和娘磕了头，拜了年。可她却没有吃年夜饭。她说牙疼，肚子疼。爸显然为此不高兴，眼睛瞪着娘，好像是娘怂恿芦花装病 似的。末了，他摸了摸芦花的额头，摇头讪笑一声，忽然间从腰上扯下皮带，劈头 盖脸朝娘的身上抽去。娘不躲闪，也不哭，两盏灯都被爸抽灭了，屋子顷刻变成一口枯干了的深井。芦花不敢哭，不敢叫，她张着嘴，摸索到地上，摸索到嘤唔，又 由嘤唔带着摸索到屋门，出去了。星光漏进屋子，爸住了手。 嘤唔显示了它的强悍、勇敢和敏锐。这是一条高大而健壮的狗。它的毛是以橙 黄为主，嘴巴、脑门和脖颈却是雪白的。它的耳朵肥面宽大，并不立起，只是俯贴 在脑袋两侧。这样，就更突出它那双乌蓝的眼珠。爸打猎时，总是带上它，好几次， 它都从死神手中把爸夺回来。可是爸对它并不十分喜欢，有次喝醉了酒，竟然一边 唔噜着什么歌子一边往它的脑袋上撒尿。嘤唔发疯地扑向爸爸，吼着，露出一排犀利而洁白的牙。她真希望它冲他的裆间咬一口。爸仓皇着提起裤子，酒被吓醒了大 半。那次，芦花觉得开心极了。她把嘤唔领到山泉边，把它的脑袋按在清冽的水中， 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野花编了个花环，套在它脖子上，让它驮着自己跑。嘤唔跑 得飞快，她趴在它脊梁上，两手揪着它的耳朵，一边笑一边深情地唤它“嘤唔，嘤 唔”。正在兴头，爸撞见了，他狠狠地喝住嘤唔，骂芦花：“骑狗烂裤裆，看看你的裆！烂没烂，小狗东西！” 嘤唔好像早就有了准备，一出门，就驮着芦花往密林里跑。夜黑极了，风把树 枝抽打得“吱吱”直叫。芦花根本不去想她走后爸会怎样对待娘，会打死她么？她 只想跑，不知会逃到哪里。反正，她不希望再看见爸和娘，不希望再听到爸终日的 叱骂，也不愿意闻爸那麻坑脸里终日常溢出的酒气。她一定要逃出去，她相信嘤唔会 把她带到一个美好的地方。 芦花淌着泪，已经毫无知觉了。手、脚、脸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她没有戴棉 巴掌和兔皮围巾，脚上也只蹬着双毡袜。她听见嘤唔怪可怜地“呼哧呼哧”直喘， 她多想下来走一走，让嘤唔歇一歇呀。可是她一点也不能动了。 她抬头望了一下天，发现所有的星星都齐心协力地跟着他们跑。她哭得轻松了。

雪下得有滋有味，放荡不羁。芦花的身上沾满了雪花。她呼出一口气，伸出舌 头，让雪花在唇面上一点一点地消失，然后再把这清清水滴滋润到喉咙。 嘤唔忽然停下来了。它一边长一声短一声地濒临死亡一般地急喘气，一边挫着 身子吠叫。芦花知道它要累死了，她歪着身子，想下来。可她的腿却木木的。他们 已经走

了很远很远的路了。天仍然阴森森的，冷风不留情面地刮着，还时时弄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她第一次觉得黑夜是这般漫长可怕。她忽然很想娘，也想爸。后来，什么也不想了，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呜呜把她掀到雪窠中，朝四五米远的地方扑去。隐约中，她见呜呜撕扯着一个黑东西。那黑东西先是在雪地上蠕动，后来慢慢直立起来，压向呜呜，像棵遭雷劈的大树一样。她大叫一声“呜呜”，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觉得自己的脑袋、手、脚都丢了，浑身空空荡荡的，眼前是一片混混沌沌的雾。这雾浓极了，像烟，呛得她怎么也睁不开眼。后来，她醒了。第一眼见到的便是爸那张麻坑更深了的脸，好像那脸刚刚遭过一场虫灾。她望娘，娘的头发是灰的，脸是灰的，嘴唇是灰的，眼睛是灰的，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是灰色的：“到、底、还是、还是、过来了。”娘的眼泪落下来了，也是灰色的。她仍然觉得浑身都空，好像五脏六腑都被人挖走了，什么也没有了，她动弹不得。天阴着，朦胧的太阳隐在灰蒙蒙的云烟雾气中。她总算活过来了。她怯怯地没有力气地问娘：“我的头发变灰了么？”“没有，芦花，你的头发还跟熊皮那么又黑又亮。”“呜呜，它被一个黑东西、黑熊、给压死了。”她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了经过，抽搐着嘴，哆哆嗦嗦地说着。她想哭，可眼泪却出不来。“呜呜没死，好好活着呢。”娘回过头，一声一声地唤着，“呜呜厖厖厖厖——”听到召唤，它敏捷地蹿进屋来，灵巧地把前爪搭在芦花肩头，头俯视着芦花，伸出舌头一心一意地舔她的额头和脸。她觉得眼角又温热又滋润，觉得空空的躯壳里有一股清清的小溪淌过，琮琮琤琤的。她到底哭出来了，哭得像晴天小雨，清新而又舒畅。“她可以起来了么？”“还得再躺躺。”爸跟谁说话？芦花循声望去，见一个和他们一样有鼻子、嘴巴、眼睛、耳朵的人，正神话般地站在她面前。她吓得浑身一悸。除爸和娘外，在她的意识中，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在这儿。她想起了娘讲给她的许多故事，她更加迷惑了。也许这是一个会吃人的人，你看他不是张着嘴么？他的牙怎么跟桦树皮一样白？爸和娘的牙怎么就像黄黏土呢？她闭上了眼睛，她感到太阳穴疼极了。炕上有一股潮湿的土气，由于炕烧得太热，娘在炕上洒了水。她闻着这气息，慢慢地又睡了。雪仍在飞扬跋扈地下着。苍黑色的大门完全被雪花漂白了。芦花站得腿酸了，她就势仰卧在地上。天好像十分十分的远，又好像这般这般的近。她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中已经变成了一朵雪花，融在其中，正欲缓缓慢慢地升腾起来。她很快好了。能撕扯狗肉吃，也能和呜呜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嬉戏了。那个新来的人对她很好，给她叠纸飞机和轮船，只是也常常阴着脸。他的脸如雪野一般光滑白净，眼睛不大，但很柔和，跟呜呜待她的眼神一样。听娘说，那天她幸亏了这个 人，不然就会冻死了。娘说这个人为了死才进这片林子的。他原想静静地躺在风中林中，让雪花悄悄地埋葬了他，可不料他遇到了外逃的芦花。是他救了她。而爸在第二天凌晨寻来，又把他们都救了。芦花从心底里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她和呜呜现在早已离开了这里，说不定到了一个没有黑暗的世界去了呢。所以，她一遇见他，就警觉而又厌烦地扭过头。小后屋腾给他住了。她常常听见爸和他在那屋里争论什么。爸嗓门粗极了，他的嗓音又弱极了。他们在一起，爸就像一头狮子对待一只可怜的小兔子一样。娘说，山外闹事，闹

到那个人身上了，说他是“狗崽子”。他走投无路，想死。芦花不懂 人怎么会成了“狗崽子”，因为他的长相不像俺，发声也不像俺。看来，山外 是总出希奇事的。 夜还是那般长。熊油灯也不知被爸抽灭了多少盏，却依然闪着黄澄澄的光。自 从来了陌生人，娘的脸不那般灰了，她一个人干活时，还低吟着小调儿。好像她从 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曾经丢过的许多幸福和快乐。不过，芦花不像第一次听娘唱 歌时爱掉眼泪了。她没有眼泪为这样的歌儿去洒： 鸳鸯双双， 双双水面上， 蝴蝶对对， 对对摇花蜜。

她把娘的那根黄麻绳系满了疙瘩。她把这些疙瘩叫做星星。她喜欢星星如小黄 花一样繁多。 爸上山打猎，带着俺，有时也带上那个新来的人。爸和他出去回来，总是两 手空空，连个兔子都套不着。爸嘟噜着脸，气哼哼地骂狗不中用。后来，爸就不带 他去了。爸自己出门时，总是对她说：“别出去跑，跟你娘在家干活。”爸的眼睛 不怀好意地瞄着那个人。她隐隐地预感到爸和娘之间又发生了新的不快。 那天的太阳白得耀眼，爸出猎了。芦花在炕上擦熊油灯，弄得手黑渍渍的。娘 在火墙边坐着，呆呆地想什么。这时，她听见那个人在后屋唤： “嫂——子——” 娘一惊，迅速地看了芦花一眼，脸色不大好看。她向后屋走去，步子又缓又轻， 像秋叶在水上漂泊。 不知怎的，芦花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竖着耳朵，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她只隐约听到类似“芦花白时……苇眉子……”等等一句半句的话。她不知 自己怎么还有白的时候，是头发曾经白过吗？像仙姑一样？那她曾经当过仙人了？ 她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了。她蹑手蹑脚地地下地，悄悄地绕到后屋门口，默 地立在那儿听。 “后来呢？”那人问。 “我、杀、杀了他。完后拿根黄麻绳到村头的老槐树下，想吊死。” 娘不说了。芦花听见地火龙呜呜直响，她知道外面在刮烟泡。屋子里非常热， 她又不肯大声喘气，脸上就像下了一层火炭。她攥紧拳头，下了很大决心，才咽进 喉咙一口唾沫。她的嗓子眼儿分外地疼。 “只怕这辈子我再也见不着比那还美的月亮地了。老槐树的叶子在路上印下了 那么多碎碎乱乱的影子，花似的。我把绳子搭在树上，这花似的影子里就多了两道 长条，摇摇摆摆的，蛇一样地疼人。我想吊死的人的影子会吓坏许多人的。我就拽 下绳子，系在腰上，跑了。” 这仍然是娘的声音。可芦花听起来却陌生极了。槐树什么样？它的影子真的那 么好看么？比他们林子中白桦的影子还美？ “我往哪跑呢？虽说杀了他，可我的身子已经被他糟践了，我不能在山东呆下 去了。我受不了。我就一个人逃到东北来了。” “那你是怎么跟了芦花她爸？” “我到了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没有吃的，没有住的。我又想死了。” 好像是说到伤心处了吧，娘的声音带有忧怨的哭腔了： “我拿着那根绳子，走进了林子深处，我不知道林子里到处都飞着蝴蝶。它们 有金的，有蓝的，有白的，还有绿的，飞了我一身，那么多的小翅膀蹭我的脸，我 哭了。” “那天的太阳很好，他下山经过这儿，见我哭，就问了起来。我就都说给他听 了。他说我杀了人，就永远不能见别人了。他怕我不跟他真心过日子，就用烧热的 铁条在我的额上烫了两道印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我生下了芦花。我一算日子， 知道芦花不是他的。” 娘叹了口气。芦花

也跟着叹了口气。她紧张极了，她不知道娘的心里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两个都是为着走绝路碰到一起的苦命人哇。” “嫂子——” “兄弟——” 似乎一切都静了。娘不再说话，那人也不再说话。芦花痉挛地移动着双腿，泪眼朦胧地往屋里晃。这时，房门忽然间山崩地裂地响了，爸裹着一身风雪，寒气萧瑟地进来了。爸一定是在路上遇上了名贵野兽，而又没能猎获，一脸的不满，满眼的怨愤。姆唔的脑门上溅了一片血迹，她知道那是爸在它身上撒气时留下的痕迹。她哭着抱住姆唔。爸扔下猎枪，直向后屋走去。芦花感到有大祸临头了。果然，星星撞在一起，砰排排排地乱响，烧成了一团大火球。娘哭，爸吼，那人呻吟。姆唔嗅着芦花的裤脚，哀哀地叫着。她紧紧地搂住姆唔，用全身心搂住它。不久，爸气势汹汹地出来了，他从地上拣起那根让芦花系了无数个疙瘩的绳子，劈头盖脸地朝芦花打去。“野种，杂种！”爸骂得好凶。她感到爸的手里攥着一把寒星，星星齧着许许多多的小白牙，咬得她皮开肉绽。她觉得屋子要坍塌了，他们都将被压死。坍了吧，快坍了吧！突然，她听到了爸一声惨叫，她睁开眼，见姆唔满嘴血红，爸用来打她的那根绳子落在地上，手上血肉模糊。爸急了眼，操起一把锋利的尖刀，跟貂踉跄地抓住姆唔，把它坐在屁股下，用双腿死死地夹住它。她听见它长一声短一声地“嗷嗷”吼叫。她跪着爬过去，去扳爸的脚，爸抬起脚将她踹出老远，狠狠地将刀刺进它的肚子里……芦花跑出屋子，一声一声地冲着要坠到地上的苍白的太阳哭喊：“姆——唔——” “姆唔——庞庞庞庞唔——” “姆——唔——” 出奇的宁静。姆唔死了。永合了那双迷人的柔和的双眸。永逝了那温存感人的声音。一连几天都没下雪，天嘎吧嘎吧的脆生生的冷。娘没死。爸没死。那人也没死。生命在残喘不息。那天，爸喝了两碗酒，额上淌着热汗，背起姆唔，向山坳去了。芦花倚在门口，远远地望着爸步履蹒跚地走向一片宁静辉煌之中。西山沉沦的落日，四溅着血一般的泪珠，把博大的天宇点染得壮丽无比。日子总是向前过着。倚着娘睡觉的滋味永远是温暖的。在这样的夜晚，总要有好梦可做。山林里多了一棵老槐树。老槐树的叶片像姆唔的耳朵。她尽情地抚摸它们。天空格外晴朗，槐树叶在日影下婆娑涌动，她在影儿上面摇来晃去。不久，太阳消失了，月亮升起来了。她好像看到了娘说过的那片美丽迷人的月亮地。她神志恍惚起来，飘然地扬起双臂，鸟一样地飞起来。忽然，一双棕黑色的大手扯住了她的翅膀，她飞不起来了，“咚”地落到地上。她醒了，她的嘴被毛巾堵塞住，爸麻利地用熊皮包着她，抱她到户外。天漆黑如墨，万籁俱寂。爸把她放到地上，打着火，点燃一块桦树皮。她望见爸的脸一半被火光映得猩红，一半则被暗夜深埋着。他那被火光映照着的眼睛，显得那么凌厉威严。爸将桦树皮扔进屋里。芦花借着桦树皮燃烧时的一束光亮，看到屋地上遍布着树皮、干草、树桠等易燃的东西。她吃力地掏出嘴里的毛巾，声泪俱下地冲正在钉屋门的爸喊：“天亮了再钉吧！天亮了再钉吧！”也许是她的声音太微弱了。爸坚决地钉死了屋门，又猴一样地爬上屋顶，扔下几块燃烧的松明。她听见屋里传出吱吱啦啦的声音。房门被什么东西捶得闷闷地响。爸毅然拖起她，头也不回地朝山外走。她终于可以出山了。可是她又多不愿意出山啊。她使劲地抓挠爸的脸和脖子，哭得嗓子都哑

了：“娘、娘会被、烧死的……” 出山的路却依然在爸的脚下驶过。她回过头，望见他们的屋子已经变成了一团大火球，灿灿爆燃着。这火球像黄昏的落日，沉在黑黝黝的山林中，又像一轮朝阳，冉冉地欲从林中升起。爸走不动了，将她扔在地上，把脸深深地埋在雪中，耸着肩哭了。那是她第一次看见爸哭。那片林子被烧了两公顷多。爸把她送给了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头。爸结束了作为一个守林人的历史，同许多劳改犯一起去大西北的那天，她最后一次见了爸。爸望着她，贪恋地发疯地望着，抓起她的手，颤着声说：

“我跟你后爸说了，让他给你要个狗崽儿，再养个‘嘚唔’吧。” 说完，他低下头，肩膀剧烈地抽动起来。芦花木然地冷漠地看着他。接着，他费了好大力气从腰间解下一根绳子，抖抖地递给她，说她要是想娘了，就看看绳子。芦花认得这根绳子。是娘曾想用它上吊，而她用它计算过日子的。她不知道爸怎么会带出这根绳子。可惜绳子上的小星星都死了。她十六岁，爸死了。听说他在端午节那天偷了几瓶白酒，一饮而尽。然后只身进了风沙弥漫的大沙漠，永远合上了眼睛。爸死了，她心里竟一阵轻松，她觉得这是报应。可有天晚上，她却在梦中见到了爸那棕黑色的脸。醒来时，她发觉眼角湿了。“白老师，你快变成雪人”了！“起来跟我们一起爬山吧！”“要不打雪仗也行。”那五个身着红色羽绒服的女孩子不知怎么又跑到这来了。她们围住芦花，像五个明媚的太阳。芦花翻身坐起，喃喃地说：“我在雪地上做了个梦。”“是吗？”“是的。”“我们不去爬山了，我们也躺下做梦。”她们一齐倒下，七嘴八舌地嚷嚷：“我要梦笛子里吹出梨花瓣！”“我要梦宝琴踏雪寻梅！”“我要梦中秋节螃蟹宴！”“我要梦雪地上升起摩天大楼！”“唉哟，我没什么好梦的，梦周公吧！”一串悠扬悦耳的笑声中，芦花站了起来，她拍打着身上的雪花，笑着冲她们说：

“你们已经有梦了，还是去爬山吧。”“那你呢？”“我回去给你们续写‘红楼梦’。”她沉稳地走出草甸，走进校园，走向房间。坐在桌前，她的笔竟跟得了什么神韵似的雄赳赳地走起来了：总也忘不了娘额上那两条疤痕。嘚唔曾舔舐过那里的辛酸，我曾在那里吮过娘身上那点可怜的柔情。啊，二十一岁的娘，该是个如花似玉的年龄，该拥有青春的一切。可是，她仅仅因为挨饿，揭露了大队长往家偷苞谷的事，就惹恼了他们。老实巴交的外公外婆被逼得投了井，娘也被他……我怎么会是那个被娘杀掉了的人的女儿呢？哦，我这血液不洁的痛苦的肉体！嘚唔，我的小伙伴，那寂寞的山林中，你在干什么？玩雪吗？你看到娘了么？娘被烧死时，她的脸一定是红的，头发也一定是红的，通身都该是红的。在那样一片洁净的山林中得到了庄严而又残酷的火葬，是神圣的。可这是多么可怕的神圣啊。

我从来不对人谈起爸和娘，从来不愿。死去的都死去了，新生的和我存在的我，该怎样不断更生，才能创造出永恒的幸福和快乐？窗外的雪下个不停。一个星期天就要过去了。暮色渐深。可我的心里却装着那寂寞



的雪原山岭和茫茫无边的沙漠。爸虽不是我的亲爸，可我现在却这般怀念他。他那张麻坑脸，同娘留在我记忆中的灰色脸庞一样，也给我一丝苦涩的幸福。爸，你不必在我的梦中痛苦地想抓住什么。你安详地睡吧，丰厚的黄沙将给你一个醇香的深沉的梦境。堆雪人的女孩子去爬山了。山很高，但她们会红通通地站在顶峰的。我多想出去堆一个雪人，堆个跟我一样的女孩，让爸看，让娘瞧，让姆唔亲昵地摩挲。然后，再把娘和爸留给我的绳子，套在小女孩的脖子上，结千万颗的小星星在上面，勃发出熠熠光辉。看来，初冬的第一场雪在今夜不会止息了。我纷乱的思绪也终于理出一个头绪，可以诉诸笔端，不停息地流了。我多希望这由雪花拥覆着的流泉，能涌到每一位相知者身边，让他们感到一丝爽意和清新。天地融为一体。霰雪如雾，把这世界笼罩在一种苍茫而雄浑的氛围之中。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